

神學思想影響下的聖彼得大教堂與廣場

The Theological Influence of St. Peter's Basilica and Square



黃業強

關鍵字：聖彼得大教堂、聖彼得大廣場、新耶路撒冷、希臘十字、拉丁十字、布拉曼特、米開朗基羅、貝尼尼。

Keywords: St. Peter's Basilica, St. Peter's Square, New Jerusalem, Greek cross, Latin cross, Bramante, Michelangelo, Bernini.

摘要

舊聖彼得大教堂是四世紀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 272-373)下令興建的，當時並沒有任何成熟的教堂形式，因而採用了通用的 basilica 形式，但這沒有明顯特色的教堂，也使用了一千多年。16 世紀初教宗儒略二世(Julius II 1503-1513 任教宗)下定決心拆除重建，但他卻沒想到這新的聖彼得大教堂興建所引發的問題，遠比想像中複雜，總共花了約 160 年，歷經 22 位教宗，11 位建築師才告一段落，完成時已完全不是當初的構想。

在這整個興建過程中，建築計劃歷經幾次重大的改變，從文藝復興時代的希臘十字平面，到巴洛克時代改成拉丁十字，最後加上了前面橢圓形的廣場。在這教堂興建的同時梵蒂岡也經歷幾個重大的歷史事件—1517 年的宗教改革、1527 年的羅馬大劫掠、1545-1563 的天特會議(Council of Trent)等，這些歷史事件影響

了整個時代的思想，也產生了新的需求，更改變了當時的價值觀。建築是文化的整體表現，整個聖彼得大教堂建築計劃的改變，反映出歷史的思潮、業主的想法、建築師的創意與解決問題的手法。

本文的重點不在於分析建築技術的演進，或建築造型的形成，而是從追溯歷史事件的發展開始，再分析聖彼得大教堂建築計劃的改變，企圖找到其中的關聯。希望從神學思想的改變、歷史事件所造成的時代需求，解讀業主(教宗)的企圖與最後建築的解決方案。

一、前言

一棟建築物所展現的，是當代文化的整體，不只代表當時的興建技術，更展現出當時的思想與歷史背景。除了表現出建築師的巧思外，更涉及業主的想法，因此當我們企圖理解一棟教堂的設計時，除了建築師的想法外，更要了解業主的想法，包括當時出錢的人和當時主事的神職人員的想法，要深入了解這點，就必須理解他們的信仰和對神的認識。

位於梵蒂崗(Vatican)的聖彼得大教堂，從最早舊聖彼得大教堂的興建，到拆除後建新的聖彼得大教堂，經過千餘年的使用與修改，這些重建與改建都反映了當時的思想與價值觀。本文企圖從業主的角度與當時人對神的理解，來解讀聖彼得大教堂興建歷史中重大的改變。

聖彼得大教堂從興建到現在，在空間的改變上，大致可分成三個時期：

1. **Basilica 式的舊聖彼得大教堂**：4 世紀君士坦丁在位時興建，為記念耶穌的門徒—彼得的殉道而建。整個教堂的空間採用了當時集會堂的 basilica 形式。
2. **希臘十字形的新聖彼得大教堂**：舊聖彼得大教堂從 4 世紀興建後，一直使用到 15 世紀，因建築物老舊，教宗尼閣五世(Nicholas V 1447-1455 任教宗)決定大幅整修，但在他死前，整修計劃並沒有完成。到 16 世紀初，教宗儒略二世決定拆毀重建，開始了長時間的興建與修改，到 16 世紀末，米開朗基羅的接班人將他所設計的拱頂完成，可以說是告一段落，聖彼得大教堂的平面呈現出希臘十字形。
3. **拉丁十字形的聖彼得大教堂與廣場**：到了 17 世紀初，教宗保羅五世(Paul V 1605-1621 任教宗)決定作重大的修改，將希臘十字的一邊加長，形成拉丁十字。之後教宗歷山七世(Alexander VII 1655-1667 任教宗)又任命貝尼尼(Bernini 1598-1680)設計聖彼得大教堂前的廣場。廣場完工後，一直沿用至今，空間上沒有重大的改變。

本文將分別從這三個時期聖彼得大教堂的時代背景、神學的發展來探討發生這些空間上改變的原因，以及實質空間所代表的神學意義。

二、Basilica 式的舊聖彼得大教堂

1. 歷史背景

基督教¹源自以色列人的信仰，舊約聖經中記載，神揀選以色列人的老祖宗—亞伯拉罕(Abraham)，要他離開家鄉，來到神所賜給他的地，也就是現在的巴勒斯坦(Palestine)，神要祝福他，使他成為大國。之後以色列人因饑荒到埃及寄居，神呼召摩西(Moses)，帶領他們出埃及，在西乃山下頒佈十誡，與以色列人立約，若以色列人遵守誡命，神會保護他們，若不聽神的話，神將處罰他們。

以色列人回到巴勒斯坦，果然建立了一個王國，並在耶路撒冷建聖殿，敬拜這位一直看顧他們的神。但以色列人並沒有遵守神的誡命，神的處罰終於來到，西元前 586 年，新巴比倫帝國(Neo-Babylonian Empire)滅了這國家，燒毀聖殿，並將皇宮貴族擄到巴比倫，直到西元前 539 年，新巴比倫帝國被波斯帝國(Persian Empire)所滅，波斯王古列(Cyrus the Great)允許以色列人回國，重建聖殿。對以色列人而言，一個以神的名建立的王國，居然因不聽神的話被擄，是一大教訓，因此稱這段被擄時期為巴比倫被擄期(Babylonian exile)。

舊約聖經記載，在亡國前先知以賽亞預言將來會有一位救世主(彌賽亞)來到，亡國之際，先知耶利米也預言，將來神將會和子民再立新約。耶穌誕生於西元前一世紀末，新約聖經福音書的作者記載，耶穌就是那位彌賽亞，要來重新立約，但立約的對象，不再只限於以色列人(也就是後來所謂的猶太人)，也包括了非以色列人，只要相信並遵守教訓，就可進天國，在最後的審判時，免於刑罰。

當時猶太人被羅馬人統治，他們期待一位政治性的君王，無法接受耶穌就是那位救世主，於是將耶穌交付羅馬巡撫，以叛國罪要求巡撫處以釘十字架的殘酷刑罰。新約聖經記載，耶穌被處死三天後復活，在升天前命令十二個門徒到世界各地宣揚教義，這也就是基督教的起源。

十二個門徒中的領袖彼得來到了羅馬宣教，但因基督教是一神教，在這多神環境的羅馬，常因不跟著崇拜別神，也不跟著崇拜羅馬皇帝，而被社會孤立。西元 64 年羅馬的一場大火，找不到元兇時，羅馬皇帝尼祿(Nero 54-68 在位)將這場火災的責任推給基督徒，因而大肆屠殺基督徒，彼得就在這波迫害中遇害，被處以釘十字架的極刑，行刑的地點，在羅馬郊外梵蒂崗山丘的競技場，死後被葬在競技場之外，其他基督徒不敢相認，只在他的葬身之處，作了個記號，作為後人記念他的標記。四世紀當基督教得以合法宣教後，人們為記念他來到羅馬宣教的貢獻，追認彼得為第一任教宗。

基督教從開始就因教義的關係，被列為非法宗教。相傳君士坦丁在與馬克森提斯(Maxentius 278-312)爭取領導權時，西元 312 年君士坦丁攻入羅馬前，得神相助，因而成為基督徒，次年在米蘭頒佈「米蘭敕令」(Edict of Milan)，允許基督教自由宣教。既是合法宗教，興建教堂便成為理所當然的，在羅馬城內君士坦丁首先下令興建聖約翰大教堂(St. John Lateran's Basilica)，這是第一座教堂，也就成為教宗的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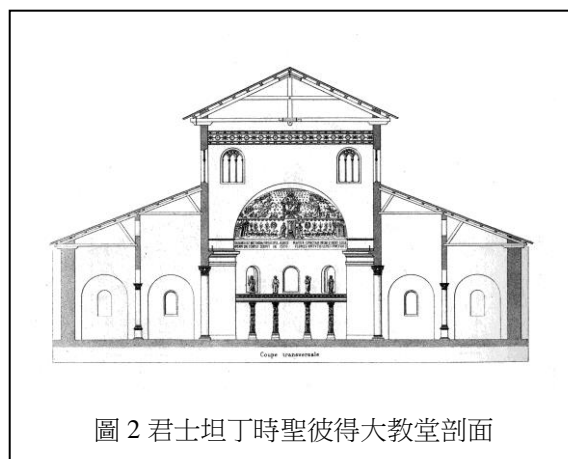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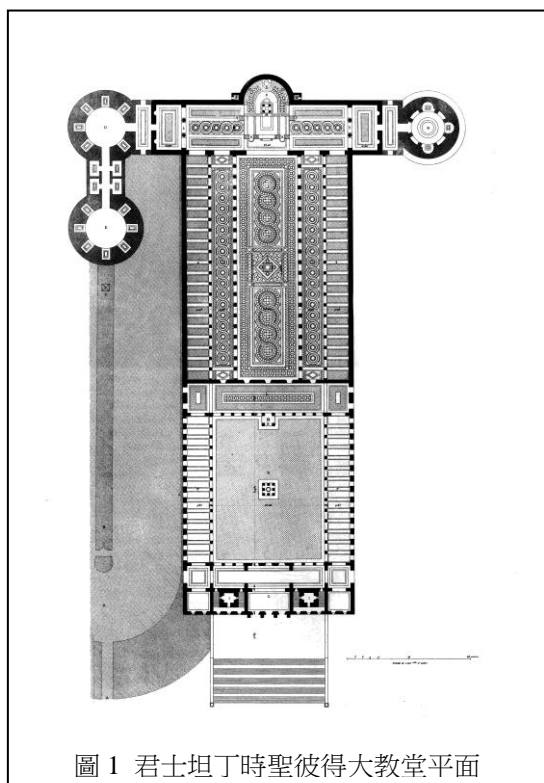
¹ 中文所稱「基督教」比較狹窄，僅指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改教後分出的更正教，或稱「抗議宗」(Protestants)。英文 Christianity 所指的範圍較廣，包括中文所稱的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等，這些信仰都源自以色列人的信仰，都以聖經為其信仰的根據，本文所稱的「基督教」採與英文相同廣意的解釋。

在基督教的宣教史中，彼得和保羅都是重要的人物，也都死於羅馬，於是君士坦丁下令在他們兩位殉難的地點分別興建聖彼得大教堂和聖保羅大教堂(Basilica of Saint Paul Outside the Wall)。聖彼得大教堂於西元 324 年動工，主要部份五年內就完成，由教宗希爾維斯特一世(Sylvester I 314-335 任教宗)獻堂，其餘部份約花了 30 年才完工。

2. 舊聖彼得大教堂的空間形態

從門徒四處宣教到西元 313 年米蘭敕令頒佈這段期間，基督徒常被迫害，史稱「教難時期」。教難時期基督徒們私下聚會，避免被發現比如何使用空間重要，因此沒機會發展出適合基督徒聚會的空間，當皇帝成為基督徒，儀式與場所終於可以公開了，卻還沒有合適的空間，因此早期的幾個教堂都是採用 basilica 的形式。basilica 是一種多用途的集會空間，可作各種不同功能使用，在羅馬城 Forum 有許多大眾聚會場所，都採用 basilica 的形式，但因為最早的聖約翰、聖彼得和聖保羅大教堂都採 basilica 的形式，後來的教堂也就以此為典範。

從舊聖彼得大教堂的平面看來(圖 1)，它的格局完全採用了當時 basilica 的形式，中間的正殿最寬，兩旁的側殿，跨距較小。聖彼得的墓則放在正殿的底端，平面上彼得的墓兩旁有兩個側翼，像是後來拉丁十字平面的兩個袖廊，但從平面和剖面對照(圖 2)，這兩個側翼並沒有凸顯成十字型，因此推測當時並沒有十字架的聯想，兩側只是為前來墓前朝聖者休息等候的空間。因此舊聖彼得大教堂，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基督教特徵的聚會空間。中世紀後 basilica 教堂的平面發展出拉丁十字和希臘十字的平面，才明顯地展現出設計者對十字架的聯想。



三、希臘十字形的新聖彼得大教堂：

1. 歷史背景

西羅馬於西元 476 年亡國之後，東羅馬的勢力無法照顧到羅馬的安危，羅馬城在一世紀時曾有百萬人口，到了六世紀時只剩下不到 3 萬人，照顧羅馬人民生活的責任，落到教宗身上，但教宗沒有武力，對人民的保護能力有限，在情勢所需與各種政治因素的促成下，於八世紀成立了教宗國(Papal States)，首都在羅馬，「教宗」原只是一個代表天上屬靈意義的頭銜，從此也加上了擁有地上實質權力的頭銜—教皇。

到了 14 世紀初，教宗受法國影響，將首都遷到法國南部的亞維農(Avignon)，人們無法接受一個代表上帝國度的教宗國，居然被一個地上的王權所挾制，還遷都到法國，於是要求教宗回到羅馬，甚至在羅馬另立教宗。幾經波折，終於在 1377 年，教宗再度回到羅馬，後代教會歷史學家將教宗國被迫遷都亞維農，比作以色列人亡國被擄到巴比倫，因而將這段期間稱作「巴比倫被擄期」(Babylonian Captivity)。

教宗回到羅馬引起法國的不滿，擁法派也選出一位教宗，再度回到亞維農，造成教會內的分裂，在羅馬和法國的教宗都自稱為正統，這一波的教宗爭奪戰一直延續到 1414-1418 年的君士坦斯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中選出馬定五世(Martin V 1417-1431 任教宗)才平息。從教宗國遷都亞維農開始，羅馬多年沒有建設，當教宗回到羅馬後，原來教宗的駐地的聖約翰大教堂因年久失修，已無法使用。回到羅馬的教宗試過幾個地方，都不滿意，直到尼閣五世(Nicholas V 1447-1455 年任教宗)終於決定將教宗國的整個行政運作遷到梵蒂崗，聖彼得大教堂才成為歷代教宗使用的重要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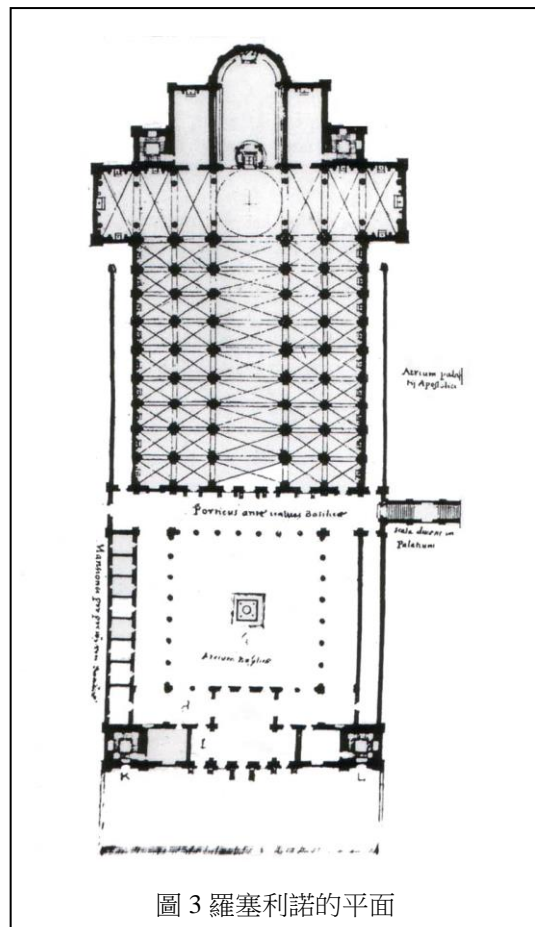


圖 3 羅塞利諾的平面

經過一千多年的使用，加上巴比倫被擄期，長期沒有修護，聖彼得大教堂殘破不堪，尼閣五世決定整修，由於尼閣五世和文藝復興時代的重要建築師阿爾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4-1472)是年輕時的好友，因此一般都認為尼閣五世的整修計劃出自阿爾伯提，但文獻上沒有太多的記載他在整修計劃中有多少貢獻，而目前梵蒂崗留下的圖面，是出自羅塞利諾(Bernardo Rossellino 1409-1464)，官方的記載是 1451 年尼閣五世任命羅塞利諾整修聖彼得大教堂，從羅塞利諾的平面(圖 3)可以看出，他在祭壇的後面，作了大幅的整修，但正殿的空間形式上沒有太大的改變，仍是 basilica 的形式，只是彼得的墓不再是正殿的盡頭，墓的後面增加了一段後殿，兩旁也加出兩翼，形成主軸拉長的拉丁十字平面，彼得

的墓上方加了一個拱頂。但一直到尼閣五世過世，這個計劃實現的部份非常有限，只開始了後殿的增建，繼任的教宗並沒有繼續，整個計劃就停頓了。

布拉曼特的希臘十字平面

聖彼得大教堂的大幅整修計劃，直到 16 世紀初才重新啟動，教宗儒略二世(Julius II 1503-1513 任教宗)上任後，作出了大膽的改建計劃，決定拆除舊聖彼得大教堂，重新興建，並任命布拉曼特(Donato Bramante 1444-1514)為建築師，布拉曼特提出的計劃是先將舊教堂的祭壇部份拆除，建成希臘十字的平面(圖 4)，但儒略二世於 1513 年過世，布拉曼特於 1514 年過世，此時舊聖彼得大教堂的西側已拆除(也就是祭壇的方向)，舊教堂的東側(正殿部份)仍可使用，新教堂的工程才剛開始，但工程因教宗和布拉曼特先後過世而停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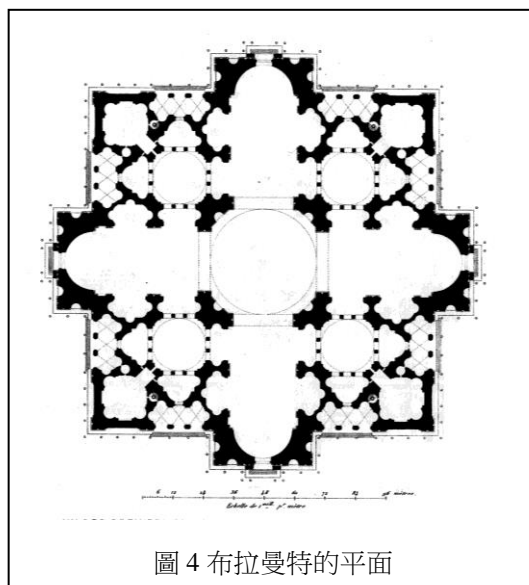


圖 4 布拉曼特的平面

拉斐爾的拉丁十字平面

接下來的教宗李奧十世(Leo X 1513-1521 年任教宗)將興建聖彼得大教堂的重任交給拉斐爾(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 1483-1520)，由於布拉曼特沒有留下太多資料可以讓他遵循，於是他提出他的計劃(圖 5)，將整個平面改成拉丁十字，也就是正殿方向比較長，但不知道否是因為當時他太年輕(才 30 歲出頭)，也可能是他當時還有許多李奧十世委託的案子在做，他的計劃完全沒有被採納，於 1516 年教宗又任命前布拉曼特的助手小安東尼桑佳洛(Antonio da Sangallo the Younger 1484-1546)作助手，當 1520 年拉斐爾過世後，他就接續了拉斐爾的位置成為首席建築師。接著教宗又任命前布拉曼特的另一助手培陸齊(Baldassare Peruzzi 1481-1536)作助理建築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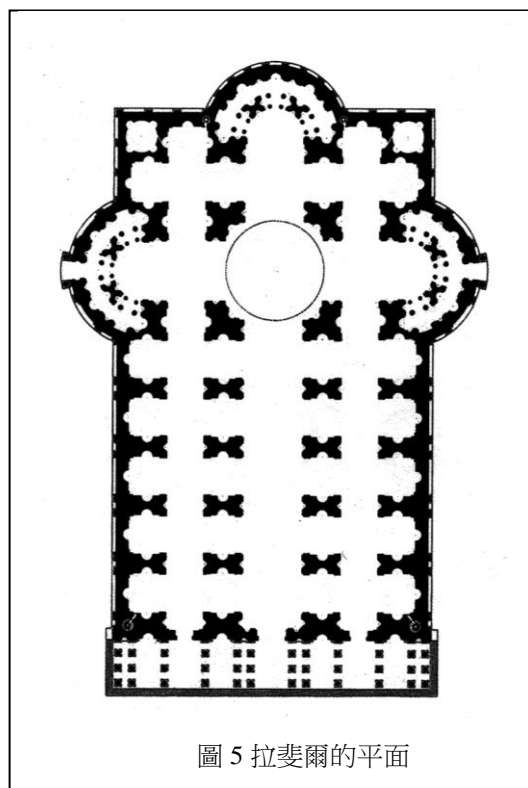


圖 5 拉斐爾的平面

但在布拉曼特死後，整個工程進行得非常慢，人事方面也沒有一個主要的人拿主意，直到 1527 年的羅馬大劫掠後，為了重建羅馬城，整個工程就停頓了。直到教宗保羅三世(Paul III 1534-1549 任教宗)才重新啟動聖彼得大教堂的興建，過去小安東尼桑佳洛和培陸齊都曾經提出好幾個興建計劃，從佛羅倫斯烏

菲茲美術館(Uffizi Museum)所保存的圖面看來，他們兩位所提出的計劃中，希臘十字平面與拉丁十字平面都有，可是都沒有實現。保羅三世上任後，將培陸齊提升到和小安東尼桑佳洛同地位，很可能是他比較喜歡培陸齊所提出的拉丁十字平面，但培陸齊於 1536 年過世後，整個興建工程又由小安東尼桑佳洛一個人負責。



圖 6 小安東尼桑佳洛的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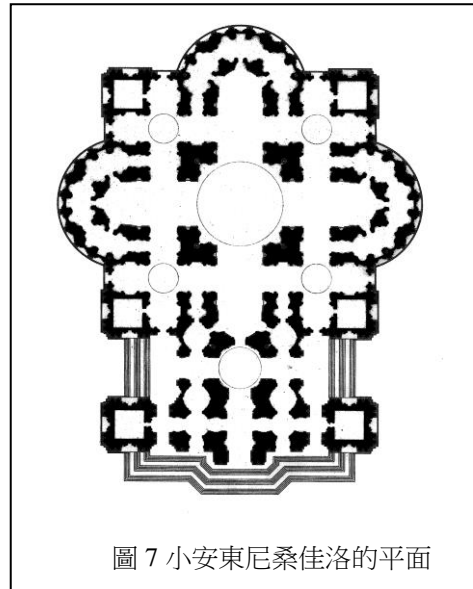


圖 7 小安東尼桑佳洛的平面

小安東尼桑佳洛的混合平面

從他的許多草圖看來，他比較偏正殿加長的拉丁十字平面，後來教宗命小安東尼桑佳洛做一個模型來說明，於是他做了一個 1/30 的超大模型(圖 6)，模型的長約有 8 公尺，高約 5 公尺，整個模型是一個拉丁十字加上一個大型的入口門廳的妥協平面(圖 7)。

這個計劃似乎沒有得到太多人的認同，因此一直沒有實現，而小安東尼桑佳洛在這個工程上的實際貢獻是將舊的聖彼得大教堂加了一道牆，讓新的工程不會響到舊堂的儀式，並且將新的工程東邊延伸，和舊堂相接，看起來新舊堂像是一體。而他所提出的方案，一直到他 1546 年過世都沒有完全實現。

米開朗基羅回到希臘十字

桑佳洛死後，教宗保羅三世於 1547 年任命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為聖彼得大教堂的總建築師。由於桑佳洛的平面比布拉曼特原來的設計大了不少，若照此施工，勢必需要拆除梵蒂崗現有的保羅教堂(Pauline Chapel)，甚至影響到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且希臘十字四個端點的迴廊會使得內部光線不夠亮。米開朗基羅決定以「清楚、簡單、明亮」為原則，回到布拉曼特的平面，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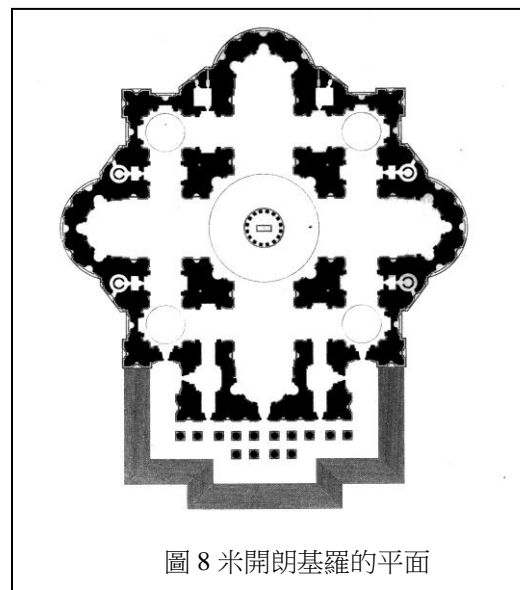


圖 8 米開朗基羅的平面

出了他的建議(圖 8)。

在米開朗基羅的帶領下，他盡量不拆除已建的部份，將桑佳洛平面的外層迴廊去除，留下四個角落的副堂，加大了圓頂下的柱子，形成一個簡單的希臘十字形。在他 1564 年過世的時候，工程已完成到大致只剩下上面的拱頂。在他生前的最後幾年，他還做了一個 1/15 的拱頂木模型，作為以後興建的根據。

米開朗基羅過世後，教宗任命利傑歐(Pirro Ligorio 1510-1583)接續米開朗基羅的工作，但因他對米開朗基羅的設計多有批評，於 1568 年被教宗碧岳五世(Pius V 1566-1572 任教宗)解聘，他的工作由維諾拉(Giacomo Vignola 1507-1573)繼續，維諾拉於 1573 年過世後，完成聖彼得大教堂的責任落到波塔(Giacomo Della Porta 1533-1602)身上，1585 年教宗思道五世(Sixtus V 1585-1590)上任後，更任命他最信任的建築師豐塔那(Domenico Fontana 1543-1607)當助手，他們大致按米開朗基羅的設計，只是拱頂作了些改變，整個工程於 1590 年告一段落，但思道五世在完工之前過世，後幾任的教宗任期很短，三年後由革利免八世(Clement VIII 1592-1605 任教宗)獻堂。

2. 聖經的記載

從教宗尼閣五世計劃重建聖彼得大教堂開始，到米開朗基羅的計劃實現為止，其中影響最大的建築師要算布拉曼特和米開朗基羅兩位，布拉曼特所提出的希臘十字平面，完全改變了原有傳統的 basilica 式教堂空間，而米開朗基羅最大的貢獻，則在統合了多年來不同建築師的修改，重新回到布拉曼特的構想。但在布拉曼特的平面中，許多人都注意到它是個四面都對稱的平面，和舊聖彼得大教堂最大的不同在於原來 basilica 式的教堂，有個主要的入口，而布拉曼特的平面中，每邊各有三個門，總共是十二個門，像是人從四面八方集中來到這個教堂，而不是從一個方向進入。這個現象讓人注意到新約聖經啟示錄 21 章的記載。

啟示錄 21 章 9-17 節記載：

⁹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¹⁰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¹¹ 城中有上帝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¹²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¹³ 東邊有三門，北邊有三門，南邊有三門，西邊有三門。¹⁴ 城牆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¹⁵ 對我說話的，拿著金葦子當尺，要量那城和城門城牆。¹⁶ 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葦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長、寬、高都是一樣；¹⁷ 又量了城牆，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

一般相信啟示錄是耶穌的門徒約翰所寫，他記載天使讓他看到世界末日，所有活人和已死的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接受審判²，21 章中他記的是天使又帶他看見一個新耶路撒冷，以上所引的就是他對新耶路撒冷的描述，在這段描述中，明顯地有幾個特徵，首先，

² 新聖經啟示錄 20:11-15

那城是方的，長、寬都一樣，其次，它有 12 個門，每邊有 3 個門。第三，更令人費解的是 16 節後半的記載，天使量那城有四千里，長、寬、高都一樣。到底四千里是長、寬、高，還是斜邊或週長，並不清楚。

約翰這個異象和舊約先知以西結所見的異象³有類似之處，在理解這異象中困難之處在於哪些要按字面解，哪些是象徵的意義。在一世紀基督教開始的年代，新約聖經重要的信息是：這個福音不是只為以色列人的，而是為所有信的人，在舊約時代神是讓以色列的十二個支派藉著先知得知神的信息，而在耶穌來了之後是藉著 12 使徒傳到世界各地，給世上所有的人，不限於以色列人。

啟示錄 21:2-3 記載「²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³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

啟示錄中多處用新婦代表教會，表示教會和耶穌的親密關係，一世紀各地的教會，因耶穌的門徒傳福音的努力，教會中有猶太人(也就是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也有非猶太人，猶太人認為神在兩千年前就揀選了他們的祖先亞伯拉罕，而且在西乃山下神藉摩西頒十誡，他們歷代以守這些誡命來維持與神的關係，而非猶太人卻透過信耶穌來認識這位神，太不公平，因此一世紀的教會所面臨的問題，在於猶太人和非猶太如何同處於一個教會。在啟示錄 21:9-16 這段提到有 12 個門，門上有 12 支派的名字，城牆又有 12 根基，根基有 12 使徒的名字，表示這個城不是只為猶太人，而是為普世教會，因為 12 使徒將教義傳到世界各地，這教會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

古時城牆是為防禦而設，城門不宜多，以利防禦，但這裡的城顯然不是為防禦，而是神子民的居所，神在這裡與子民同在，這是個敬拜神的處所。四千里在原文中作 12,000 σταδίωι'，用的是古代希臘的單位，大約相當於 181.5 公尺，這個單位英文聖經 NIV 譯作 stadia，12,000 stadia 大概是 2.18 公里，若按字面來理解，這個城的長、寬、高都是 2.18 公里。而 144 肘最自然的理解是城牆的厚度，但若以當時一肘約相當於現在 45 公分來計算，牆厚也有 64.8 公尺。這不是我們在地面上建造建築物的尺度。

為了解決這「不可能的數字」，有些聖經學者認為可能是聖經抄寫時的錯，12000 可能需要修正，⁴也有學者認為 17 節中提到那是天使的尺寸，因此我們不能以人的尺寸來理解，⁵但各種解釋都很難用人有限的知識理解這個聖城的尺寸，因此大部份學者都認為那只是一種象徵，並不是實際的數字。有學者更提出重要的是那城是方的，在舊約聖經列王紀下所記載所羅門所建的聖殿的內殿也是方的，⁶長寬高各是 20 肘，但那是人間的聖所，

³ 舊約聖經以西結書 41-42 章

⁴ 奧斯邦(Grant R. Osborne)在他的《啟示錄註釋》下 p.1005-1006 有詳盡地討論。

⁵ 羅偉在他的《啟示錄註釋》下 p.1816-1817 作了詳盡地討論。

⁶ 舊約聖經列王紀上 6:14-22

約翰這裡所描述的是天上的聖所，它的尺寸非常巨大，但形狀仍是和當年神啟示所羅門所建的聖殿比例相同。⁷

3. 布拉曼特的平面

當教宗尼閣五世開始整建聖彼得大教堂時，我們可以從他的傳記中得知他要展示給世人看，羅馬才是這個信仰的中心，他也希望以一個新的形象來面對世人，因此在羅塞利諾的平面中，可以看出他要擺脫 basilica 式教堂的格局，但並沒有廢除舊教堂的打算，因為這個計劃沒有完全實現，因此我們也無法看出他所提出新格局的樣式。

藝術史學家羅倫·帕催(Loren Partridge)教授在解讀布拉曼特的計劃時，提到希臘十字象徵耶穌為世人犧牲，拱頂象徵在天上的聖殿，是死去信徒的居所，而拱頂下方的方形是地面信徒的所在，拱頂上方的開口，創造出一個視覺的中心，象徵神的光讓人們都仰望那個焦點。⁸然而筆者認為，從布拉曼特的時代背景和他的平面看來，他所提出的聖彼得大教堂，意義應更超過這些象徵性的意義。

教宗思道四世(Sixtus IV 1471-1484)在建他私人的西斯汀教堂(Sistine Chapel)時，就展現出他的企圖，因為西斯汀教堂的比例和所羅門所建的聖殿比例相同，只是尺度是所羅門所建的聖殿的 1.5 倍，可以想像他要告訴世人，耶路撒冷的聖殿象徵著神的同在，但耶路撒冷的聖殿於西元 70 年被毀，他在羅馬建一個新的聖殿，表示這個信仰的傳人在羅馬，不再是耶路撒冷。1503 年思道四世的姪兒儒略二世被選作教宗，他的野心更大，決定重建聖彼得大教堂，他任命布拉曼特設計新聖彼得大教堂，在新的教堂沒有完成之前，舊的教堂只拆除了部份。

布拉曼特所提出的平面是在實現儒略二世的理想，basilica 式長方形的教堂已使用了上千年，所有的慶典與日常儀式都已成傳統，而他所提出的是一個正方形的平面，四週有 12 個入口，每邊 3 個，很難不讓人想到啟示錄 21 章所提到的新耶路撒冷，這也更反映了儒略二世的企圖，他的叔叔只是將私人的小教堂建成人間的聖殿，他更希望將整個公共的聖彼得大教堂，建成地上的新耶路撒冷，他並計劃將他的墓放在彼得的墓後面，也就是讓以後來此的人，不但是來朝見第一任教宗彼得，也是來朝見他這放在新耶路撒冷的他，但他的計劃並沒有實現，他最後雖被葬在聖彼得大教堂，卻不是他心目中的位置。

從布拉曼特的平面可以看出，他企圖實現啟示錄 21 章的描述，將整個教堂比作新耶路撒冷，建成方的，尺度上比舊聖彼得大教堂大得多，他將 12 個門作字面解，各邊都有三個門，但長寬高並沒有實際按啟示錄的尺寸，可能是工程上實在沒有那個技術，而取大多數聖經學者的立場，將那些尺寸看作象徵性的意義。就算是象徵性的意義，他如何達到長、寬、高都一樣？想必這也是他當時要克服的問題。

莫瑞(Peter Murray)在他的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一書中提到位於蒙特普齊亞諾(Montepulciano)的聖畢亞久(S. Biagio)教堂是布拉曼特設計，作為聖彼得大教堂

⁷ Mounce, Robert H., *The Book of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88. p.380

⁸ Partridge, Lero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in Rome 1400-1600*.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1996. p.50

的實驗，但後來沒有以原來的設計實現，⁹而是由大安東尼桑佳洛(Antonio da Sangallo the Elder 1453-1534)執行，比對 1506 年發行的聖彼得大教堂的紀念章(圖 9)，和最後完成的聖畢亞久教堂(圖 10)可以看出，桑佳洛受到布拉曼特的影響很大，希臘十字的平面，加上前面兩個塔，正像聖彼得大教堂的縮影，從地面到拱頂下的圓形鼓圈，它的長、寬、高的確近乎一個正立方體，推測布拉曼特的確有將聖彼得大教堂建成一個立方體的企圖。



圖 9 聖彼得大教堂紀念章



圖 10 聖畢亞久教堂

布拉曼特最初的計劃並沒有實現，工程上的困難的確是個問題，尤其是拱頂的興建，按紀念幣上的圖示，他是計劃用萬神殿(Pantheon)一般的實心拱頂，但從他的平面看來，這個拱頂不像萬神殿落在 6 公尺厚的牆上，而是用四根柱子支持，這個技術當時的確是個問題。但他的計劃所遇到更大的阻力，應是來自實用的問題，若啟示錄的描述新耶路撒冷一邊各三個門是由字面解，表示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這個聖城，各個方向都可以進入，但放到梵蒂岡就不一樣了，彼得的墓位在一個斜坡，由西向東傾斜，舊的聖彼得大教堂興建時，就因此而填了不少土，入口向東，正是人們從羅馬城來到此教堂的方向，北向是一群歷任教宗陸續興建被稱作使徒宮(The Apostolic Palace)的建築群，西向是比較少人居住的地方，因此放置一個從四方都可以進入的教堂並不實用，也不易管理。

從後來小安東尼桑佳洛的草圖和拉斐爾的平面，可以看出後續的幾個建議都是將三面的入口封住，只留東邊的入口，而且顯示出後續幾位教宗，都想繼續使用舊聖彼得大教堂，因而企圖保留舊聖彼得大教堂的正殿。

4. 米開朗基羅的成就

在幾位建築師都沒有解決問題後，教宗保羅三世請年過七十的米開朗基羅來解決聖彼得大教堂的問題。在工程技術上，米開朗基羅的確解決了前幾位建築師都沒有解決的拱頂問題，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空間上，阿克曼教授(James S. Ackerman)指出米開朗基羅最主要的貢獻就是「一致性」，他去除了桑佳洛的平面中許多零碎的空間，而且桑佳洛的平面像是在希臘十字上再延長出一個正殿，形成入口，而米開朗基羅在平面上很俐落地回

⁹ Murray, Pete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6. p.136

到布拉曼特的希臘十字，只是將像萬神殿般的入口，貼附在十字的一端，讓希臘十字剛好足夠展現出它的主軸，¹⁰同時，從教堂前面的廣場也可以明顯地看到十字交叉處的拱頂。

在精神象徵上，羅倫·帕催教授則提出米開朗基羅跳脫了文藝復興時代的立面處理，將整個建築物用雕刻的手法處理，拱頂部份象徵著天，而下半象徵著世俗，在兩者之間有個非常少裝飾的閣樓部份，是世間與天上的轉接，象徵著人體終究歸於無形。而且立面如雕刻似地處理，象徵彼得是磐石，將磐石般的教會建立於此，呼籲教會的合一。米開朗基羅處理聖彼得大教堂時，正是天主教與更正教整合不成，確定分裂的時候，他提出這樣的外觀，有它時代上的意義。¹¹

從工程技術上、空間上和精神象徵上看米開朗基羅的確有他的成就，但卻很少人從神學思想上理解他的掙扎。

首先，他不滿教宗國歧視猶太人。他是在一個猶太人也受到平等待遇的佛羅倫斯長大，因佛羅倫斯不屬教宗統治，因此他所受到的思想訓練不是正統的天主教思想，佛羅倫斯因思想自由，有不少的猶太學者投入那裡的教育。當他進入屬教宗國的羅馬時，卻發現猶太人是次等公民。因主流的天主教思想認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猶太人是罪魁禍首，1215年天主教召開的 *The Fourth Lateran Council* 決定猶太人要配戴一個黃色的記號，因為黃色是尿液的顏色，擺明是侮辱猶太人。當儒略二世要求他畫西斯汀教堂的天花時，他就將這點表現在天花上。¹²他將耶穌的祖先都畫得垂頭喪氣，讓人們看到，耶穌的祖先也是猶太人，他們現在卻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同樣的不滿，出現在他後來畫的「最後的審判」，¹³他將猶太人也畫在接近耶穌的一群，表示猶太人也一樣成為天國的子民。在布拉曼特的平面中，12 個門來自啟示錄裡新耶路撒冷的異象，前面已提到，在那個異象中，新耶路撒冷的 12 個門上面有以色列人 12 支派的名字，12 個根基上有 12 個使徒的名字，表示在這新天新地裡有猶太人，也有非猶太人，是為這兩個群體組成的教會而存在的。但教宗顯然沒有做到這點，在此猶太人是受到歧視的，若米開朗基羅堅持布拉曼特的平面，這顯然對教宗是個很大的諷刺，他要強調這點，讓教宗更加難堪嗎？這是他必須面對的一個掙扎。

其次，是對改教運動神學思想上的表態。當時教宗正面臨馬丁路德的改教運動，教宗因無法接受馬丁路德的改革路線，而將他開除教籍，但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許多教會，卻支持馬丁路德的路線，紛紛離開教宗，投向馬丁路德，這一個新的群體因抗議教會的腐敗，而被稱作「抗議宗」(Protestantism)、「更正教」或「新教」，後來也就演變成中文所稱的「基督教」。相對於新教的原來教會，因以羅馬為中心，就被稱作「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 Church)，或簡稱「天主教」。

¹⁰ Ackerman, James S. *The Architecture of Michelangelo*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201-202

¹¹ Partridge, Lero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in Rome 1400-1600*.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Hall, 1996. p.54-55

¹² 關於米開朗基羅在天花上所呈現對教宗的不滿，請參考筆者另文「米開朗基羅在西斯汀堂的信息」，《羅馬—從神殿到教堂》，附錄 1，p.292-325

¹³ 關於米開朗基羅在「最後的審判」中對猶太人的看法，請參考筆者另文「解讀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54 卷，p.117-146

這場宗教改革的重大爭議在於馬丁路德除了指出當時教會的腐敗外，還提出不同的神學觀點—「因信稱義」。馬丁路德提出人得救在於「信」，和一切其他的聖禮或行為無關，因此在這裡信，如何得知福音而信就不重要了，在家裡自己讀懂聖經而信耶穌，一樣得救，當然買贖罪券更是不必要的行為。教宗卻主張在教宗主導下的天主教教會是福音的唯一出口，有解釋聖經的權力，得救必須在這個架構下信耶穌，參與教會的各種禮儀，才能得救，講明了就是在馬丁路德所分出去的新教教會信耶穌，是不得救的。但當時天主教內部過於腐敗，教宗知道需要作內部改革，但苦於缺乏強而有力的謀士，因此在神學論戰中一直居於下風。「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是天主教的一個修會，是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的一股力量，神學上他們和教宗站在同一陣線，但做法上卻主張去除當時的一些人為弊端，這個修會的主張與教宗內部改革的想法相近，因而深得教宗信任，於是教宗在1545年召開天特會議(The Council of Trent 1545-1563)，這個會議一方面是對改教者所提出的問題作一反省，以重整教宗的威信，另一方面教宗也希望藉著這個會議，宣告天主教的神學立場，以確定改教者的錯誤。

說到天主教的內部改革，並不只有「耶穌會」，另有一個團體叫作屬靈會(Gli Spirituali)，也是主張體制內改革的一股清流，在「如何得救」方面的看法與馬丁路德相近，認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卻不敢明講得救與行為(如捐助教會，崇拜聖人等)無關，只說善行是次要的。米開朗基羅在畫最後的審判時，認識了一位屬靈會的成員：拿坡里王國(Kingdom of Naples)的貴族科隆娜(Vittoria Colonna 1490-1547)，從米開朗基羅和她來往的書信中，可以看出米開朗基羅的神學思想深受她的影響，甚至將這樣的思想，表現在他畫的「最後的審判」中。¹⁴布拉曼特的平面是要表明這是天上新天新地的人間版，要到新耶路撒冷，這是唯一的道路，但以米開朗基羅的神學思想，他比較偏向馬丁路德的路線，天主教不是福音唯一的出口，在哪一個教會相信耶穌，都一樣得救，以此思想，當然不會贊同布拉曼特那人間新天新地的構想。

米開朗基羅當時是重要的人物，在天主教的環境中，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別人的重視，他當然不可能表達他的神學立場，因此在處理平面時，他不再強調12個門，只留下最主要入口方向的門，去除了人們對新天新地的聯想。在平面上他卻強調了天主教與更正教一樣注重的十字架，這是雙方都認同的神學思想，一定要相信在十字架上被



圖 11 米開朗基羅設計的教堂外觀

¹⁴ 關於米開朗基羅在「最後的審判」中所表達的神學思想，請參考筆者另文「解讀米開朗基羅『最後的審判』」，《東海大學文學院學報》第54卷，p.117-146

釘死又復活的耶穌才能得救，因此他去除了平面上一些零碎的空間，讓平面上凸顯出一個橫直等長的希臘十字。在立面上將整個教堂處理得像巨石(圖 11)也有他的聖經根據，因「彼得」這個字希臘文就是「大石頭」(rock)的意思，耶穌也曾用這個雙關語，對彼得說：「…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¹⁵這個教堂是記念彼得的，將它塑造成大石頭，更貼切地展現出它的記念性。

在思想上，米開朗基羅很巧妙地去除了布拉曼特平面中對新天新地的聯想，表示他不認同這是福音唯一出口的想法，同時用「去異求同」的做法，在天主教和更正教爭議強烈的當時，去除雙方的相異點，強調雙方的相同點—十字架，同時也不違背自己的神學立場。在立面上更用磐石的意象，表達了對彼得的記念。在聖彼得大教堂的興建中，可以說米開朗基羅避開了重要的爭議，卻清楚地表達了他的神學立場，只是大部份人只看到他建築上的成就，很少有人看出他神學立場的表達。

四、拉丁十字的聖彼得大教堂與廣場：

1. 歷史背景

16 世紀中，天主教內正經歷一場大改革，天特會議的會期在 1545-1563，也正是米開朗基羅在努力完成聖彼得大教堂的時候，天特會議一方面是對改教運動的一種抗衡，另一方面也是天主教內部改革的省思，經過這一思想的重整，在建築上也產生出一些新的需求並建立起一些新的價值觀，但當天特會議結束的第二年米開朗基羅過世時，聖彼得大教堂的工程已到接近完工的階段，對一個動工已半世紀之久的教堂，天天面對塵土飛揚的工地的使用者而言，結束工程比再一次的變更設計更為重要，因此一直到 1590 年聖彼得大教堂的拱頂完成之前，完工一直是後繼幾任教宗的優先目標。

1590 年當聖彼得大教堂的工程告一段落時，舊的聖彼得大教堂還沒有完全拆除，新的教堂無法完全取代舊聖彼得大教堂的功能，新的教堂至少有三項缺失：

- (1)無法容納大型儀式：梵蒂崗是教宗的駐地，而且是記念彼得的地方，每年都有一些大型儀式，而米開朗基羅的希臘十字平面，沒有任何一個翼可以容納大型儀式。
- (2)沒有足夠空間容納副堂來記念歷代聖人：聖人的朝拜是天特會議後強調的重點，但米開朗基羅雖將布拉曼特平面中大部份的入口都封閉了，留下一些可作為副堂的空間，但和 basilica 式的舊聖彼得大教堂比起來，發展實在有限。
- (3)缺了教宗祝福禮的空間：每年教宗在聖彼得大教堂向會眾行祝福禮是個重要的儀式，舊教堂可以在大型的正殿行祝福禮，但一千多年來漸感不足，當時有人提議將舊教堂拆除，讓教堂前成為一個廣場，可以適合許多大型的儀式，但在米開朗基羅完成的教堂中，卻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地點舉行這項祝福禮。

馬德諾將教堂平面延伸成拉丁十字

¹⁵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16 章 18-19 節

聖彼得大教堂的外部完工後，波塔的工作就專注於室內的重建，波塔於 1602 年過世後，教宗革利免八世任命馬德諾 (Carlo Maderno 1556-1629) 接任。教宗革利免八世於 1605 年過世，繼任教宗李奧十一世 (Leo XI) 的任期只有 11 天，就過世了，下一位教宗保羅五世 (Paul V 1605-1621 任教宗) 開始重新檢討舊聖彼得大教堂的使用，當時雖然有人反對，但最後終於決定將舊聖彼得大教堂拆除，並組成一個委員會來決定新聖彼得大教堂應如何修正以適合當時的需求。經過競圖後，1607 年馬德諾贏得首獎，他提出了他的計劃，在米開朗基羅希臘十字的東向，加了三個柱間，形成一個拉丁十字的平面(圖 12)，以上所提出的三項缺失都解決了，正面的前廊向東凸出，也暗示著前面將有一個廣場，來配合儀式的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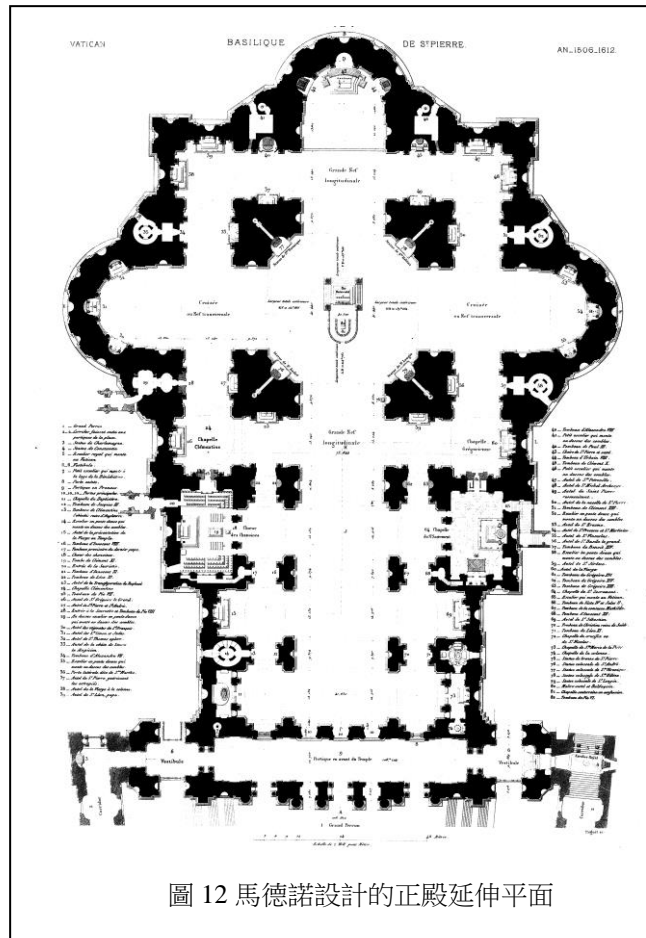


圖 12 馬德諾設計的正殿延伸平面

這個工程終於在 1612 年完成，但內部仍待解決的是在主祭壇下，如何下到彼得的墓前記念彼得，於是教宗再舉行一次競圖，仍由馬德諾得獎，他設計了一個半圓的樓梯，從主祭壇前可以下到彼得的墓(圖 13)，到此聖彼得大教堂又進入一個新的里程碑。1626 年，教宗伍朋八世 (Urban VIII 1623-1644 任教宗) 在舊聖彼得大教堂獻堂的 1300 年後，主持了新聖彼得大教堂的獻堂典禮。



圖 13 被稱作 confessio 的祭壇樓梯

聖彼得大教堂的外部完工 14 年後才獻堂，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教宗保羅五世曾於 1611 年提出希望立面的兩邊有兩個鐘塔，馬德諾也盡力設法興建這兩個鐘塔，但由於基礎下土質的問題，鐘塔始終沒有完成。

至此，聖彼得大教堂的主體可說是告一段落，但內部如何使用這個新教堂，成為教宗要解決的另一問題。在舊的聖彼得大教堂中，彼得墳墓的位置就是祭壇的位置，不論你是

來教堂望彌撒或是來記念彼得，都是到墓的前面。如今教堂的平面是個拉丁十字形，十字的交叉點是彼得的墓，那祭壇和詩班要放在哪裡？17 世紀初發展出兩個祭壇，一個位於長軸的底端，一個位於十字交叉處，不同的儀式，使用不同的祭壇，望彌撒主要使用末端的祭壇，記念彼得的儀式就使用拱頂下的祭壇，問題是：彼得墓上的祭壇會擋住主祭壇。

13 世紀天主教發展出一個節日稱作基督聖體聖血節(Corpus Christi)，這個節日主要是記念耶穌用自己的身體、自己的寶血來救贖世人，並記念在聖餐禮中耶穌真實的同在。當時在這個節日中，教宗要坐在一個有頂篷的轎子上，手持象徵耶穌身體的聖體，由助手抬起，從聖彼得大教堂出發，遊行羅馬市區，最後回到聖彼得大教堂。基於這個節日教宗保羅五世曾企圖為這第一任教宗——彼得做一個既臨時又永久的頂篷在他的墓上，希望這個頂篷可以標示彼得的墓，但又不會阻擋教堂末端的主祭壇。

當馬得諾過世，教宗伍朋八世任命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接任，教宗希望解決教堂內部的使用問題，而貝尼尼提出的計劃是在彼得的墓上做一個華麗的祭壇華蓋(Baldachin 見圖 14)，成為主要的祭壇，整個教堂內部回歸到一個主祭壇，貝尼尼也展現出他的雕刻才華，做了一個令人驚豔的華蓋，讓進入聖彼得大教堂的人，絕對不會忽略它的存在。



圖 14 祭壇華蓋

教堂前的廣場

解決內部問題後，新的聖彼得大教堂尚待解決的就是外部問題。舊的聖彼得大教堂有個前院，它的功能是讓所有來到這裡的人，尤其是經長途跋涉來此朝聖的人，先進到一個安靜的前院，準備他們的心，去除一切世俗的念頭，再走進教堂。當舊聖彼得大教堂被拆除，這項功能就完全失去了，新的聖彼得大教堂前面的空間，仍沒有經過整理。整個基地是個朝東向著台伯河岸傾斜的坡地，教宗思道五世(Sixtus V 1585-1590 年任教宗)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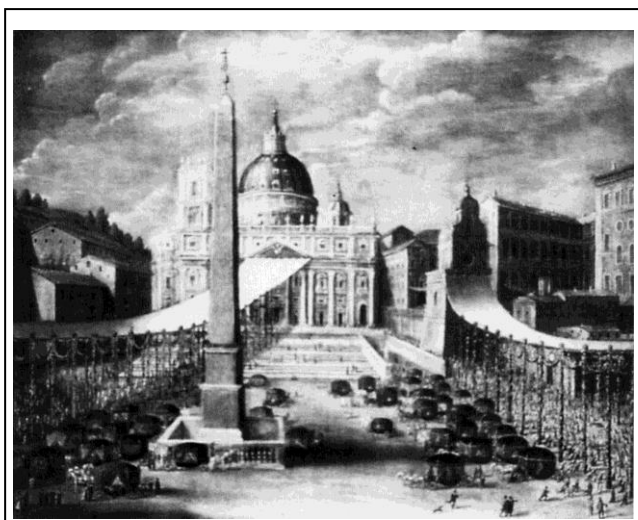


圖 15 畫家筆下 17 世紀中的聖彼得廣場

任命豐塔那(Domenico Fontana 1543-1607)將一座方尖碑移到教堂前面(因為這就是彼得被處死前所面對的方尖碑),表示教宗有意整頓教堂前的廣場,但當時完成教堂是當務之急,廣場的整理就被擱置了,讓教宗決定解決這個問題的因素,仍然來自基督聖體聖血節。

聖彼得大教堂前面的空間,主要有兩個功能,一個是在重要節日時,靜態地容納參與的會眾,另一個功能是在重要節日的遊行中,適合教堂前動態的活動。因此容納基督聖體聖血節當天的遊行,成為廣場設計的主要條件,當天的遊行,教宗手持聖體,被抬在一個轎子上,通過這個廣場,在 17 世紀時,為了這個遊行,在廣場上搭起篷子(圖 15),讓遊行隊伍可以在有遮蔽下進出教堂。

貝尼尼接任聖彼得大教堂的建築師後,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完成教堂內部的工作,直到教宗歷山七世(Alexander VII 1655-1667 任教宗)上任,

下定決心解決廣場的問題,於 1657 任命貝尼尼設計教堂前廣場。貝尼尼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將整個廣場分成兩部份,西邊靠近教堂的部份是一個梯形的廣場,緊接著是一個由迴廊圍住的橢圓形廣場(圖 16),迴廊的剖面是由四根柱子組成,中央的柱距比較大,讓教宗在基督聖體聖血節遊行時,穿過中央的柱間繞行廣場,



圖 16 畫家筆下 17 世紀的聖彼得大廣場

而民眾則可站在兩邊的柱間觀禮,人多時可延伸到廣場。建構迴廊柱子柱頭都是簡單的多立克柱式(doric order),塑造廣場莊重的氣氛。方尖碑位於橢圓形廣場的中央,兩邊各一個噴泉,使方尖碑成為廣場的焦點,整個廣場成為進入聖彼得大教堂的門廳。

整個工程於 1667 年完工,貝尼尼設計的廣場,不但具備了舊聖彼得大教堂前院的功能,也滿足了前述集會和節慶遊行的需求,只是貝尼尼希望將進入橢圓形廣場的入口,再加上另一道廊道閉合,這個構想因教宗歷山七世的過世而沒有實現。

2.馬德諾的拉丁十字平面

聖彼得大教堂的平面要採希臘十字還是拉丁十字,從一開始就是個爭議,米開朗基羅好不容易將聖彼得大教堂希臘十字的平面完成到一個地步,很快又被馬德諾拉長成拉丁十字,背後顯然有重要的思想改變。

前文提到當米開朗基羅晚年在完成希臘十字的聖彼得大教堂時,也正是天主教舉行天特會議的時候,天特會議的本質是為反宗教改革得到一個合理的神學立場。改教者馬丁路德提出三項重要的論點:

(1)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馬丁路德認為聖經是神所啟示的真理，所有教義都以聖經為依歸，認定聖經只包含大家所公認的 66 卷書。基於這個論點，歷代聖人都沒有記載在聖經中，他們的事蹟當然就不重要了。而天特會議中認定不止是大家所公認的 66 卷書，歷史上被認定為次經(Apocrypha)的書卷，也都有相同的地位(這也是後來天主教的聖經比基督教的聖經篇幅更多的原因)。不但如此，天特會議認定聖經和「傳統」同樣具有權威，基於這個理由，教堂的空間上需要更多的副堂來記念歷代聖人，雕刻和壁畫也就成為不可缺少的元素。

(2)唯獨恩典(Sola Gratia)：當人們犯了罪，只有神可以赦罪，神的赦免是恩典，不是其他人可以給予，也不可透過任何人關說。基於這個神學論點，購買贖罪券固然是不必要的，人們犯了罪可直接向神祈求赦罪，不必透過神父或其他聖人，教堂在空間上，不但不需要記念聖人的副堂、或記載聖人事蹟的壁畫，就連向神父告解的告解室(confession)也成為多餘了。

(3)唯獨信心(Sola Fide)：當時天主教認為歷代聖人的義行，在天上積存了一個寶庫，後人可以用各種方法支取這個寶庫，讓人更接近天堂，購買贖罪券、學習聖人的善行都是支取這個寶庫的管道，因此教堂中記念聖人與表揚聖人的事蹟都是必要的。馬丁路德指出唯獨「相信神」可以讓人得救，在哪裡相信，是否得知任何聖人的事蹟就不重要了，因此教堂中表揚聖人的機制也成為多餘。

基於以上三個論點，新教的教堂就顯得非常單純，只記念耶穌，甚至只記念已升天的耶穌，而不是被釘在十字架的耶穌(耶穌死後三天復活升天)，因此教堂中十字架上的耶穌像也省了，只是單純的十字架。反觀天主教，為了強調和新教有所不同，新教所反對的，正是他們要強調的。天特會議中耶穌會是教宗手下最重要的策劃者，耶穌會是當時天主教體制內改革的重要修會，在教堂的空間上也希望展現他們的論點。聖彼得大教堂已興建了半個世紀，米開朗基羅正在努力完工的教堂，完全無法展現他們的理想，因此他們把理想投注於 1568 年動工耶穌會母會的新教堂—耶穌教堂(Church of Gesù)。

從耶穌教堂的平面可以看出正殿寬敞(圖 17)，表現出他們講道精彩，企圖吸引更多會眾，雖是近乎拉丁十字的平面，但兩翼很短，正殿的兩旁卻有很多的副堂，裡面從天花到柱腳都畫滿了歷代聖人的事蹟。當這個教堂於 1584 年完工後，羅馬後續幾個教堂的興建都以此為典範。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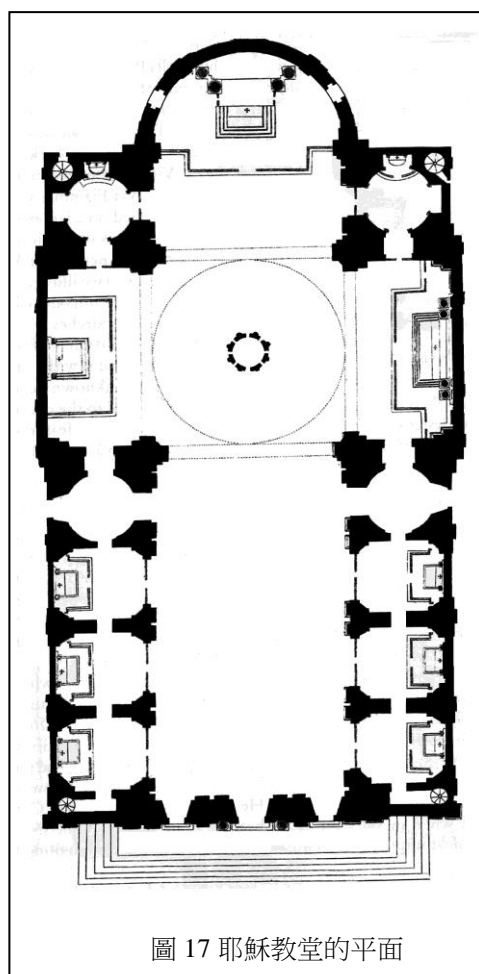


圖 17 耶穌教堂的平面

彼得大教堂於 1590 年，將米開朗基羅的拱頂完成時，整個教堂在空間上卻完全無法反映出當時的思想，舊的聖彼得大教堂還沒完全拆除，若將舊的聖彼得大教堂當作新教堂的正殿，似乎更能適合當時的需求，因此是否拆除舊堂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

當 1605 年教宗保羅五世上任後，終於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拆除舊堂，並在入口處加長，讓聖彼得大教堂成為拉丁十字。若比對馬德諾的平面和耶穌教堂的平面(圖 12 和圖 17)，就可以看出馬德諾的平面結合了耶穌教堂的優點，讓正殿多出的三個柱間，兩旁可以容納更多的副堂，用來記念歷代的聖人，非常實際地反映了當時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神學思想。

3. 貝尼尼的聖彼得大教堂廣場

貝尼尼生於拿坡里(Naples)南邊的港口，十歲時跟著他的父親到羅馬，他的神學思想可說受正統天主教的影響，他的一生與耶穌會頗有淵源，甚至和耶穌會的會士一起進行一些修士的禮儀。當他擔任聖彼得大教堂建築師的前期，大部份時間都在做教堂內的工作，如祭壇華蓋、華蓋旁聖隆吉諾雕像(St. Longinus)、彼得的聖座(Cathedra of St. Peter)、伍朋八世的墓等，這些都是反宗教改革思想中重要的元素，這些工作也完全展現出他對天主教的支持。

至於他所設計的聖彼得大廣場，前面已提到主要可分成兩部份—西邊的梯形廣場和東邊的橢圓形廣場，前文已提到它們的用途(圖 18)，但背後表現了怎樣的的思想，值得我們探究。關於梯形的部份，有人提到他是受到梵蒂岡現有建築物無法拆除的影響，¹⁶也有人注意到他受到米開朗基羅所設計市政廣場(Piazza del Campidoglio)的影響，但卻沒有深入解釋其中的意義。

梯形廣場

其實從米開朗基羅市政廣場的興建意義，我們大致可以推測貝尼尼的用意。羅馬的卡庇多山丘(Capitoline Hill)上的朱庇特神殿(Temple of Jupiter Optimus Maximus)是羅馬傳統信仰的中心，面對 Forum，古時羅馬人戰勝遊行時，得勝的將軍在遊行 Forum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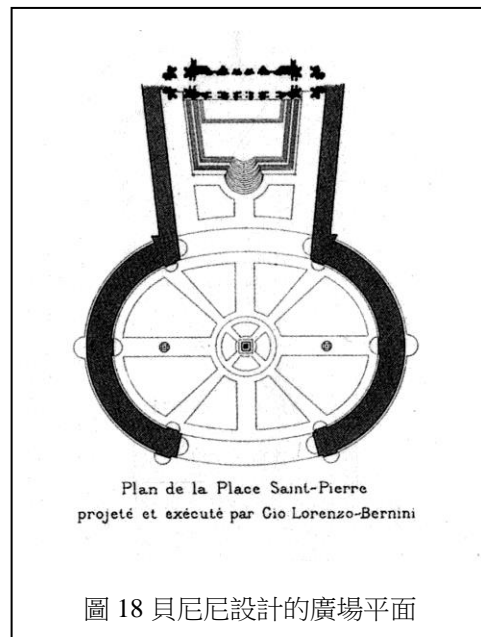


圖 18 貝尼尼設計的廣場平面



圖 19 米開朗基羅設計的市政廣場

¹⁶ Tronzo, William ed. St. Peter's in the Vatic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46

上到此山向朱庇特神獻上禮物，因此這個山丘上的小平台應是面對 Forum 的。到了 16 世紀教宗保羅三世(Paul III 1534-1549 任教宗)企圖整頓這個山丘時，這裡是羅馬市的市政中心，但米開朗基羅設計市政廣場時，巧妙地用了一個梯形的廣場，長邊本是面對 Forum 的元老大樓(Palazzo Senatorio)，但米開朗基羅讓元老大樓向後轉，面對西邊，使廣場看不到 Forum，兩邊用對稱的兩棟大樓，圍出一個廣場(圖 19)，在整個廣場中，焦點雖是元老大樓，但整個廣場的開口朝向西邊聖彼得大堂的方向，當時站在元老大樓的上面，應可明顯看到還沒完工的聖彼得大教堂，企圖相當明顯，像是教宗向市民宣告，這個廣場代表的是管理市民事務的中心，但羅馬市的主宰不是朱庇特神，也不是人民，而是那遠端聖彼得大教堂所崇拜的神。

當貝尼尼設計聖彼得大教堂的廣場時，他也使用了相同的元素——一個梯形的廣場，梯形平行的長邊是聖彼得大教堂，但若要進入聖彼得大教堂，還得爬上許多階，在廣場上台階等元素都是人類的尺度，但是到了聖彼得大教堂的門口，那就是天堂的尺度，光是柱子的基座就有人那麼高，因此梯形廣場是個民眾集結的地方，像市政廣場一樣象徵這是人的國度，而聖彼得大教堂象徵的是天國的國度，同樣的是告訴人們主宰人類世界的是那創造天地的神，來到這裡的人，要準備他的心，進入天國的國度。

橢圓形廣場

前文已提到聖彼得大教堂橢圓形廣場的設計，在儀式上主要是要解決基督聖體聖血節的儀式，當時這個節慶的遊行已有數百年的歷史，歷山七世為何要在此時強調這個節日呢？我們可以從當時的神學爭議得到一些線索。

天主教上千年來的發展，形成了七項聖禮(包括：聖洗、堅振、告解、聖體、神品、終傳及婚配)，在天主教環境長大的信眾，一生奉行這些聖禮，馬丁路德改教時，基於他所提出的神學立場，將這些聖禮簡化了，只剩下三項：水禮(天主教的聖洗)、聖餐禮(天主教的聖體)和告解禮，後來更將告解禮也省了，剩下兩項。要做這樣大的改變，馬丁路德當然有他神學上的理由，就算是留下的聖餐禮，他也提出和天主教不同的看法，於是聖餐禮的意義就成了當時具爭議性的議題。

聖餐禮的起源在新約聖經三卷福音書中都有記載¹⁷，耶穌在被釘十字架的前夕，和門徒吃逾越節的晚餐(常被稱作最後的晚餐)，馬太福音 26 章 26-29 節記載：

²⁶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²⁷ 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²⁸ 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²⁹ 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

基於這個記載，後來發展出了現在基督教所稱的「聖餐禮」，天主教稱之為「聖體聖事」(Eucharist)，在這個儀式裡，神父將無酵餅和葡萄酒祝聖後，分給信徒，信徒接受餅和酒，就叫作領聖體。但基於聖經這段的記載，信徒在參與這個儀式時，到底代表什麼意

¹⁷ 新約聖經馬太福音 26:26-29，馬可福音 14:22-25、路加福音 22:15-20。

義呢？在教會歷史上，有兩種主要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所吃的餅和酒是象徵著耶穌的同在，「耶穌的同在」是屬靈的意義，並不是實質的意義，因此這種看法被稱作「象徵論」。另一種看法認為餅和酒在本質上就是耶穌的身體和血，因此這種看法被稱作「實質論」。

經過多年的演變，「實質論」受到教會人士的歡迎，那平凡無奇的餅，何時變成耶穌的身體呢？經過中世紀的演變，教會的解釋是當那平凡的無酵餅和酒，經過祝聖的儀式後，本質就改變了，成為真正耶穌的身體，因此這個看法在神學上被稱作「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1215年的拉特蘭會議(Lateran Council)將這個看法定為教義。到了改教時期，馬丁路德並不認同這個看法，但他的看法和變質說還不算完全對立，改教運動的另外兩位主要人物慈運理(Huldreich Zwingli 1484-1531)和加爾文(John Calvin 1509-1564)所提出的論點，和變質說有更基本的不同，他們的看法比較接近象徵論，認為耶穌的同在並非機械性地附著於餅和酒中，藉著吃和喝進入信徒的生命中，而是藉著領受聖餐者的信心，與信徒聯合，因此聖餐的主要意義是象徵性地說明神的道，而非耶穌實質地臨在。這項爭議就成為天特會議裡的一個重要議題，天特會議是天主教為反制改教者而開的，可想而知會議的結論，「變質說」仍然是天主教的正統看法。

既然這個看法是天主教與新教重要的不同，天特會議後，當然要強調這個不同，基督聖體聖血節就成為強調這個不同的施力點，這個節日主要就是在記念聖餐禮中耶穌「真實的同在」(truly present)¹⁸，在這個節日的遊行中，教宗手上拿著的就是那經過祝聖的「聖體」，整個遊行的過程，像是對著世人宣稱，這個聖體，就是耶穌真實的同在，看重這個節日的遊行，正是對改教者的一個實質的宣告，讓參與這遊行的人，明確地知道他們所參與的教會才是正統的教會，與改教者不同。

當天特會議結束時，米開朗基正在忙著完成聖彼得大教堂的拱頂，舊教堂仍在，基督聖體聖血節整個遊行的開始和結尾，顯然都無法做得非常盛大，直到舊堂拆除，馬得諾完成新聖彼得大教堂的正立面，教堂裡面的裝飾也完成得差不多了，歷山七世在上任後，提出整頓這個廣場，可以看出他把握這個時機，完成前幾任教宗想做而沒有做的事，從梵蒂岡圖書館保存的1655年基督聖體聖血節的紀念章(圖20)可以看出，教宗歷山七世不是安穩地坐在轎子上，而是謙卑地以跪姿參與遊行，展現出他對這個節日的特別詮釋，於是任命貝尼尼重整前面的廣場，讓這個宣誓性的節日，可以更明確地展現出天主教與新教在思想上的重大不同。



圖 20 1655 年的紀念章

貝尼尼向來秉持天主教的正統思想，他本身雖非神職人員，但他的朋友中有不少耶穌會的教士，耶穌會正是天特會議中天主教的主力，因此他的神學思想更深受耶穌會的影響。他所提出的計劃，除了實質上整頓了教堂前混亂的動線，強調了從教堂到台伯河岸的主軸外，

18 "Eucharist", Ed. Kevin Knight, *New Advent-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5572c.htm>>

很重要的貢獻在於提供一個壯觀的場地，迴廊由四個柱子組成，讓基督聖體聖血節的遊行時，教宗在儀式中從中央的柱間通過(圖 21)，其他人可在旁邊的柱間參與，更多的人可以聚集在廣場中，橢圓形的廣場的兩邊曲線，是由兩個圓組成，遊行時在其中一個圓集結的人，雖無法接近教宗，卻可以感覺到教宗所領的隊伍，繞著廣場而行，廣場所聚集的人氣，讓這個節慶的遊行，顯得更盛大，這正是教宗所希望的。



圖 21 聖彼得大教堂廣場四週的迴廊

貝尼尼的廣場，四週的迴廊總共用了 284 根圓柱，88 根方柱，每根柱子的上方都提供了一個雕像的位置，讓歷代的聖人的雕像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放置，這也呼應了天特會議中對記念聖人的看法。

改教運動的初期，教宗希望的是將這個改教的火種熄滅，沒想到幾個改教的重要人物，讓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許多教會，投入了改教的行列，天特會議企圖用公開的會議，證明天主教的正統，思想上打壓新教，雖使天主教有了內部的改革，但對新教的發展，卻沒有達到壓制的目的，天主教失去了歐洲北邊教會的支持，開始向海外發展，遠渡重洋地到美洲、亞洲另闢宣教工場，在明朝來到中國的宣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和清初來到中國的宣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都是耶穌會的宣教士，他們就是在這個背景下來到中國的。17 世紀初羅馬新建了幾個教堂如聖母勝利堂(Santa Maria della Vittoria)、聖依納爵教堂(Church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等看來，他們的興建目的是宣教成功的一個慶功行動，我們可以看出改教運動一世紀來，羅馬天主教與新教的領域已壁壘分明，教宗已打消消滅新教的企圖，而是注意到向未信者的宣教行動，改教者所提出的因信稱義，對天主教也是一個提醒，許多在天主教環境長大的人們，只是習慣性地參與教會的儀式，事實上並沒有打從心裡相信這位造物主，因此不只是海外的宣教行動，在羅馬市內的宣教行動一樣重要。

貝尼尼對他所設計橢圓形迴廊的解釋是它像一位慈母展開她的雙臂：已信的堅定信心、叛教的回到教會、未信的心被光照。在梵蒂岡的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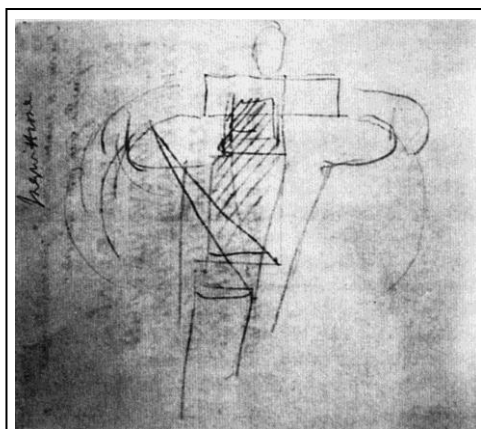


圖 22 貝尼尼的廣場草圖

中，目前還保留了貝尼尼的一幅草圖(圖 22)，展現出這個概念，這個宣言清楚地展現出當時天主教的期盼，希望那些從小在天主教環境長大的人，到此可以堅信，那些被天主教認為背叛信仰的新教徒，可以重新回到天主教，更希望來到這裡的未信者，可以在這個教堂有所領悟，從而認識這信仰。

五、結語

聖彼得大教堂，從 1506 年教宗儒略二世決定重建起，約 160 年，歷經 22 位教宗，11 位建築師，到貝尼尼完成教堂前的廣場，終於告一段落。

最初布拉曼特的平面展現出教宗希望這裡成為地上的新耶路撒冷，而米開朗基羅因神學主場的不同，沒有延續布拉曼特新耶路撒冷的構想，但維持了希臘十字的平面，表達紀念耶穌的十字架，外形卻是紀念彼得是這信仰的磐石。經馬丁路德的改教，天主教強調聖人的事蹟，馬德諾將平面改成拉丁十字強調了這個立場。貝尼尼更用迴廊塑造一個梯形和一個橢圓形的廣場，做成教堂的前廳，提供了更多紀念聖人的空間，也滿足了當時儀式的需要，向世人宣告天主教的神學立場和教宗的期望。

因為這是天主教教宗的駐地，整個教堂興建的過程，不但表達了建築師的創意，也展現了業主(教宗)的企圖和神學思想的改變。如今位於梵蒂崗的教廷，不再如 17 世紀時的教宗國在世界上具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仍是天主教的精神堡壘，當我們進到聖彼得大教堂前的廣場時，仍可體會到貝尼尼以母親的雙臂向世人招手的企圖，進到教堂中，那超乎人類尺度的正殿和米開朗基羅的拱頂，仍可讓人感受到那塑造成進入天國的企圖。

參考文獻

- Ackerman, James S. The Architecture of Michelangelo secon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Argan, Giulio C. and Contardi, Bruno. Michelangelo, Florence: Giunti, 2010
- Blunt, Anthony. Roman Baroque. London: Pallas Athene, 2001.
- Giuliani, Giovanni. Guide to Saint Peter's Basilica. Rome: ATS Italia Editrice, 1995.
- Heusinger, Lutz. Michelangelo. Florence: SCALA, 2007
- Hibbard, Howard. Bernini. London: Penguin, 1965.
- Kitao, Timothy K. Circle and Oval in the Square of Saint Peter'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4.
- Lotz, Wolfgang. Architecture in Italy 1500-160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Miller, Keith. St. Pet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ounce, Robert H. The book of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1988.
- Murray, Peter.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6.
- Partridge, Lero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in Rome 1400-1600. Upper Saddle River: Prentice

- Hall, 1996.
- Pelikans, Jaroslav.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4 Reformation of Church and Dogma (1300-170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Scotti, R. A. Basilica-The Splendor and the Scandal: Building St. Peter's. New York: Plume, 2007.
- Tronzo, William ed. St. Peter's in the Vatic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Wittkower, Rudolf. Art and Architecture in Italy 1600-175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
- 華爾克著，趙毅之、謝受靈譯，《基督教會史》，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0年5月六版。
- 梁家麟，《基督教會史略—改變教會的十人十事》，香港：天道書樓，1998年11月。
- 羅偉，《啟示錄注釋》，台北：華神出版社，2007年，初版
- 格蘭·奧斯邦(Grant R. Osborne)著，顧華德譯，《啟示錄注釋》，台北：華神出版社，2008年7月，初版
- 林榮洪，《基督教神學發展史—(三)改教運動前後》，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5月，1版。

圖片來源

- 圖 1 Paul Letarouilly, Le Vatican-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de Rome, Ancienne 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pl 2
- 圖 2 Paul Letarouilly, Le Vatican-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de Rome, Ancienne 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pl 5
- 圖 3 <http://saintpetersbasilica.org/Plans/Architecture2.htm>
- 圖 4 Paul Letarouilly, Le Vatican-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de Rome, Projets Divers pour la 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pl 2
- 圖 5 Paul Letarouilly, Le Vatican-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de Rome, Projets Divers pour la 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pl 12
- 圖 6 ATS Italia Editrice, Guide to St. Peter's Basilica, p.15
- 圖 7 Paul Letarouilly, Le Vatican-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de Rome, Projets Divers pour la 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pl 17
- 圖 8 Paul Letarouilly, Le Vatican-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de Rome, Projets Divers pour la 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pl 23
- 圖 9 Paul Letarouilly, Le Vatican-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de Rome, Projets Divers pour la 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pl 2
- 圖 10、11 筆者攝
- 圖 12 Paul Letarouilly, Le Vatican-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de Rome, 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pl 1。

圖 13、14 筆者攝

圖 15 Willian Tronzo ed., *St. Peter's in the Vatic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0 fig. 160

圖 16 17 Alaberto Lombardo, *Vedute delle Views of Piazze di Roma*, Rome:Palomi Editori, 2005, p.10

圖 17 筆者描繪

圖 18 Paul Letarouilly, *Le Vatican-Basilique de Saint-Pierre de Rome*, Place saint-Pierre, pl. 1

圖 19 public domain

圖 20 Willian Tronzo ed., *St. Peter's in the Vatic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59, fig. 170

圖 21 筆者攝

圖 22 Willian Tronzo ed., *St. Peter's in the Vatic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7, fig. 169